

欽定魏書

卷之七  
四十七

魏書卷七十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五十八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李神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司馬叡南渡父宗之劉裕廬江太守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永安中與姊夫李疑俱來歸國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爲稱職時北地諸羌數萬家恃險作亂前後牧守不能制姦暴之徒並無名實朝廷患之以藻爲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附藻

書其名籍收其賦稅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雍城鎮將先是氐豪徐成楊黑等驅逐鎮將故以藻代之至鎮擒獲成黑等斬之以徇羣氐震懼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爲駿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敘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爲岐州以藻爲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嶮率多麤暴或拒課輸或害長吏自前守宰率皆依州遙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橫羌氐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爲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將軍元英征漢中頻破賊軍長驅

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果克後車駕南伐以藻爲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爲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高祖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輒當釀曲阿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景明初世宗追錄舊功以藻爲太尉司馬是年六月卒年六十七贈錢六萬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騰啓爲其國郎中令襲子爵稍遷本州別駕司空屬以事免官建義初詔復尋除太中大夫永安二年除安西將軍河北

太守還朝久之拜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爲黎陽太守所在無政績天平中坐子尚書郎洪業入於關中率衆侵擾伏法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國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筆自東陽禁防爲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爲平齊民父母並老飢寒十數年賴其彊於人事戮力傭丐得以存立晚乃被召兼治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

燕宣王廟令賜爵貝丘男加伏波將軍未幾除中書博士又改爲議郎轉尚書考功郎中爲大司馬從事中郎尋轉都督任城王澄長史兼尚書左丞王肅之爲豫州以永爲建武將軍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高祖高祖曰已選傅修期爲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爲高祖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蕭鸞遣將魯康祚趙公政衆號一萬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勒甲士三千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以斫營爲事卽夜分兵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

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旣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卽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趨淮水火旣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屍斬首并公政送京師公政岐州刺史超宗之從兄也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王戍永適還州肅復令大討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至卽令填塞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江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

承所伏兵於左道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  
列之陳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承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  
六里許更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  
走左右欲追之承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  
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存  
此足矣何假逐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  
中遂獻再捷高祖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  
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  
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修期耳裴  
叔業又圍渦陽時高祖在豫州遣承爲統軍與高聰劉



藻成道益任莫問等往救之軍將逼賊永曰先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裁營輜重便擊之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徑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鋒銳四軍之兵多賴之以免永至懸瓠高祖俱鎖之聰藻徙爲邊民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日詔曰修期在後少有擒殺可揚武將軍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國密通於永永具表聞及將迎納詔永爲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土永唯清河男蕭寶卷將陳伯之侵逼壽春汭淮爲寇時司徒彭

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爲憂詔遣永爲統軍領汝陰之兵三千人先援之永總勒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永去二十餘里牽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船便渡適上南岸賊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城下勰衍聞外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不意永至永免胄乃信之遂引永上勰謂永曰北望以久恐洛陽難復可見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頻

有剋捷中山王英之征義陽丞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蕭衍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丞謂英曰凶豎豕突意在決戰雅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沉吟未決丞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往明朝必爲賊有雖悔無及英乃分兵通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張懷等列陳於山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至懷等戰敗築城者悉皆奔退仙琕乘勝直趨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丞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擐甲揮戈單騎先入唯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突陳橫過賊射丞洞其左股丞拔箭復入

遂大破之斬仙理子仙理燒營席卷而遁英於陳謂永  
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  
微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  
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旣平英使  
司馬陸希道爲露板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  
彩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已而英深賞之歎  
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矣還京復封永  
先有男爵至是以品不累加賜帛二千疋除太中大夫  
行秦梁二州事代邢巒鎮漢中後還京師於路除恒農  
太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連表請永求以爲將朝

廷不聽永每言曰文淵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  
此郡深用扼腕然於治民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  
未幾解郡還爲太中大夫行南青州事遷左將軍南兗  
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奮稍時年踰八十常諱言老每  
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平東將軍光祿大夫熙平元年卒  
年八十三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永嘗登北邙於平坦  
處奮稍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  
冲王肅欲葬附其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勅子叔偉曰  
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於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  
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

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常忿之馮先永亾及永之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邙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賈遂求歸葬永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本與永同經征役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靈太后遂從賈意事經朝堂國珍理不能得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於此彊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爲桑棗根所遶束去地尺餘甚爲周固以斧斬斫出之於坎時人咸怪未三年而叔偉亾

叔偉九歲爲州主簿及長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

馳射又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爲得永之武而不  
得永文也

正光中叔偉子豐生襲封

傅豎眼本清河人七世祖伯子邁石虎太常祖父融  
南徙渡河家于磐陽爲鄉閭所重性豪爽有三子靈慶  
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此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  
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  
乘之有一人對曰唯有傅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  
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傅靈根可以彎此弓又有數紙  
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傅靈越可解此文融意謂

其三子文武才幹堪以駕馭當世常密謂鄉人曰汝聞之不鬲蟲之子有三靈此圖識之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歸附劉駿將蕭斌王玄謨寇碣磔時融始死玄謨彊引靈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爲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之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戶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不如緩之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於山澤之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爲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爲信密令壯健者隨之



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也既至靈慶間對坐未久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師高宗見而奇之靈越因說齊民慕化青州可平高宗大悅拜靈越鎮遠將軍青州刺史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爲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劉駿恐靈越在邊擾動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爲冀州治中乾愛爲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爲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相要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乾愛遣船

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齊人覺知剗斬殺之  
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之狀而靈越殊不應答  
但言不知而已乾愛不以爲惡勅左右出匣中烏皮袴  
褶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豈可著體  
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爲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  
垣公著此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宥著及至丹  
陽劉駿見而禮之拜員外郎兗州司馬帶魯郡而乾愛  
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俱還建康靈越意恒欲  
爲兄復讐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雞肉葵菜食乃  
爲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而靈越爲太

原太守戍升城後舉兵同劉駿子子勛子勛以靈越爲前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衆散亾爲劉彧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卽殺廣之生送詣或輔國府司馬劉劭劭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劭又問四方阻逆無戰不擒主上皆加以大恩卽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乎靈越答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備皆參預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劭壯其意送詣建康劉彧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豎眼卽靈

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國鎮南王肅見而異之  
且奇其父節傾心禮敬表爲參軍從肅征伐累有戰功  
稍遷給事中步兵校尉左中郎將常爲統軍東西征伐  
世宗時爲建武將軍討揚州賊破之仍鎮於合肥蕭衍  
民歸之者數千戶後武興氏楊集義反叛推其兄子紹  
先爲主攻圍關城梁州刺史邢巒遣豎眼討之集義衆  
逆戰頻破走之乘勝追北仍剋武興還洛詔假節行南  
兗州事豎眼善於綏撫南人多歸之轉昭武將軍益州  
刺史以州初置境逼巴獠給羽林虎賁三百人進號冠  
軍將軍及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

萬先討北巴蕭衍聞大軍西伐遣其寧州刺史任太洪從陰平偷路入益州北境欲擾動氐蜀以絕運路乘國諱班師遂扇誘土民奄破東洛除口二戍因此許言南軍繼至氐蜀信之翕然從逆太洪率氐蜀數千圍逼關城豎眼遣寧朔將軍成興孫討之軍次白護太洪遣其輔國將軍任碩北等率衆一千邀險拒戰在虎徑南山連置三營興孫分遣諸統隨便掩擊皆破之太洪又遣軍主邊昭等率氐蜀三千攻逼興孫柵興孫力戰爲流矢所中死豎眼又遣統軍姜喜季元度從東嶮潛入回出西崗邀賊之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斬邊昭及太洪前

部王隆護首於是大洪及關城五柵一時逃散豎眼性  
既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首  
賑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爲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侵  
竊有掠蜀民入境者皆移送還本土檢勒部下守宰肅  
然遠近雜夷相率欵謁仰其德化思爲魏民矣是以蜀  
民請軍者旬月相繼世宗甚嘉之肅宗初屢請解州乃  
以元法僧代之益州民追隨戀泣者數百里至洛拜征  
虜將軍太中大夫蕭衍遣將趙祖悅入屯硤石以逼壽  
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爲持節鎮南軍司法僧  
既至大失民和蕭衍遣其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張齊因

民心之怨入寇晉壽頻陷葭萌小劔諸戍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爲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旣至以爲右將軍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假安西將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張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以下板之豎眼旣出梁州衍冠軍將軍勾道侍梁州刺史王太洪等十餘將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之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去身頻致九捷土民統軍席廣度等處處邀擊斬太洪及衍征虜將軍楊伏錫等首張齊引兵西退遂奔葭萌蜀民間豎眼復爲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以東民皆寧業先

是蕭衍信義將軍都統白水諸軍事楊興起征虜將軍李光宗襲據白水舊城豎眼遣虎威將軍強虬與陰平王楊太赤率衆千餘夜渡白水旦而交戰大敗賊軍斬興起首剋復舊城又遣統軍傅曇表等大破衍寧朔將軍王光昭於陰平張齊仍阻白水屯寇葭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齊遣其寧朔將軍費忻督步騎二千逆來拒戰軍主陳洪起力戰破之乘勝追奔遂臨夾谷三柵統軍胡小虎四面攻之三柵俱潰張齊親率驍勇二萬餘人與諸軍交戰豎眼命諸統帥同時奮擊軍主許暢斬衍雄信將軍牟興祖軍主孔領周射齊中足於是



大破賊軍斬獲甚衆齊乃柵於虎頭山下賊帥任令崇屯據西郡豎眼復遣討之令崇棄衆夜遁乃進討齊破其二柵斬首萬餘齊被重創奔竄而退小劔大劔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驕馬一匹寶劔一口豎眼表求解州不許復轉安西將軍岐州刺史常侍如故仍轉梁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梁州之人旣得豎眼爲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敬紹險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爲民害遠近怨望焉尋假鎮軍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蕭衍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司馬魚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十軍

率衆三萬入寇直城豎眼遣敬紹總衆赴之倍道而進至直城而賊襲據直口敬紹以賊斷歸路督兼統軍高徹吳和等與賊決戰大破之擒斬三千餘人休儒等走還魏興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倜儻輕爲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兄唐崐喻扇攬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爲內應賊圍旣合其事泄露在城兵武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眼耻恚發疾遂卒永安中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出帝初重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司徒三公相州刺史開國如故

長子敬和敬和弟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歷  
青州鎮遠長史孝莊時復爲益州刺史朝廷以其父有  
遺惠故也至州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爲蕭  
衍將樊文熾攻圍敬和以城降送於江南後衍以齊獻  
武王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國以申和通之意久之除北  
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爲土賊掩襲棄城走徵詣廷尉遇  
恩免遂廢棄卒於家

乾愛子三寶與房法壽等同効

疑

盤陽賜爵貝丘子

三寶弟法獻高祖初南叛爲蕭鸞右中郎將直閣將軍  
從崔慧景至鄧城爲官軍所殺

琰曾孫文驥勇果有將領之才隨豎眼征伐累有軍功自疆弩將軍出爲琅邪戍主胸山內附徐州刺史盧昶遣文驥守胸山樵米旣竭而昶軍不進文驥遂棄母妻以城降蕭衍後大以南貨賂光州刺史羅衡衡爲渡其母妻

李神恒農人父洪之秦益二州刺史神少有膽畧以氣尚爲名早從征役其從兄崇深所知賞累遷威遠將軍新蔡太守領建安戍主轉寧遠將軍陳留太守領狄丘戍主頻有軍功封長樂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遷征虜將軍驍騎將軍直閭將軍蕭衍將趙祖悅率衆據碓石

神爲別將率揚州水軍受刺史李崇節度與都督崔亮  
行臺僕射李平等攻硤石剋之進平北將軍太中大夫  
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將軍假鎮東將軍大都  
督建義初除衛將軍時葛榮充斥民多逃散先是州將  
元鑒反叛引賊後都督源子邕裴衍戰敗被害朝野憂  
惶人不自保而神志氣自若撫勞兵民小大用命旣而  
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剋會爾朱榮擒葛榮於鄴西事  
平除車騎將軍以功進爵爲公增邑八百通前一千戶  
元顥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爲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  
相州事車駕還宮改封安康郡開國公加封五百戶普

泰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正永熙中  
薨天平元年賜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  
刺史

子士約襲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劉藻傅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  
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以優乎抑又魏世之  
良牧李神據危城當大難其氣槩亦足稱焉

魏書卷七十

魏書卷七十考證

傳豎眼傳在城兵武執敬紹○北史無武字



魏書卷七十考證

魏書卷七十一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五十九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李苗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代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蕭道成並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仕蕭蹟歷右軍將軍東中郎將諮議參軍蕭鸞見叔業而奇之謂之曰卿有如是志相何慮不大富貴深宜勉之

鸞爲豫州引爲司馬帶陳留太守鸞輔政叔業常伏壯士數百人於建業及鸞廢昭文叔業率衆赴之鸞之自立也以叔業爲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高祖南巡車駕次鍾離鸞拜叔業持節冠軍將軍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去王師數十里高祖令尙書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聿曰我在南富貴正如此豈若卿彼之險陋也聿云伯父儀服誠爲美麗但恨不晝遊耳徒輔國將軍豫州刺史屯壽陽鸞死子寶卷自立遷叔業本將軍南兗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率軍赴寶卷其實應

顯達也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爲南充以  
其去建鄴近受制於人寶卷嬖人茹法珍王暄之等疑  
其有異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粲等棄  
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旣在疆場急則引魏力不能制  
且欲羈縻之白寶卷遣中書舍人裴長穆慰誘之許不  
復回換叔業雖云得停而憂懼不已遣親人馬文範以  
自安之計訪之於寶卷雍州刺史蕭衍曰天下之事大  
勢可知恐無復自立理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勦力  
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遣文範報曰  
羣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代力所不辦少遣人又

於事不足意計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至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也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具訪入國可否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惟新之美知卿非無欵心自不能早決捨南耳但恐臨迫而來便不獲多賞叔業遲遲數反真度亦遣使與相報復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世宗詔曰叔業明敏秀發英欵早悟馳表送誠忠高振古

宜加褒授以彰先覺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雍充  
徐司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郡開國  
公食邑三千戶又賜叔業璽書曰前後使返有勅想卿  
具一二寶卷昏狂日月滋甚虐遍宰輔暴加戚屬淫刑  
旣逞朝無孑遺國有瓦解之形家無自安之計卿兼茲  
智勇深懼禍萌翻然高舉去彼危亂朕興居在念深嘉  
乃勲前卽勅豫州緣邊諸鎮兵馬行往赴援楊大眼奚  
康生鐵騎五千星言卽路彭城王勰尙書令肅精卒十  
萬絡繹繼發將以長驅淮海電擊衡巫卿其并心勦力  
同斯大舉殊勲茂績職爾之由崇名厚秩非卿孰賞并

有勅與州佐吏及彼土人士其有微功片效必加褒異  
軍未渡淮叔業病卒年六十三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  
業兄子植監州事乃贈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謚忠武  
公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絹一千匹布  
五百匹蠟三百觔

子雋之字文聰仕蕭鸞爲隨郡王左常侍先卒子譚紹  
封

譚麤險好殺所乘牛馬爲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  
叔盡於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世宗以  
譚及高皇后弟貞王肅子紹俱爲太子洗馬肅宗踐祚

轉員外常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諡曰敬

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西

蒨之弟芬之字文馥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蕭鸞歷位羽林監入國以父勲授通直散騎常侍上蔡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除廣平內史固辭不拜轉輔國將軍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之稱入爲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徙封山茌縣出爲後將軍岐州刺史正光末元志西討隴賊軍敗退守岐州爲賊所圍城陷志與芬之並爲賊擒送於上邽爲莫折念生所害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



子涉字仲昇襲卒

子僑居襲武定中員外羽林監齊受禪爵例降

芬之弟簡之英之並早卒

英之弟藹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弟柳諧善鼓琴藹之師諧而微不及也歷通直散騎侍郎平東將軍安廣汝陽二郡太守卒

叔業長兄子彥先少有志向叔業以壽春入國彥先景明二年逃遁歸魏朝廷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封雍丘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出爲趙郡太守爲政舉大綱而已正始中轉渤海相屬元愉作逆徵兵郡縣彥先不從

爲愉拘執踰獄得免仍爲沙門潛行至洛愉平勅還郡  
延昌中卒時年六十一熙平中贈持節左將軍南青州  
刺史諡曰惠恭

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起家員外郎轉給事中永平中  
丹陽太守後襲爵冀州大乘賊起勅爲別將行渤海郡  
事後州軍爲賊所敗遂圍郡城城陷見害年三十六神  
龜中贈平原太守出帝時復贈前將軍揚州刺史  
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

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開府中兵參軍年三十二贈鴻  
臚少卿

彥先弟絢揚州治中時揚州霖雨水入州城刺史李崇居於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蕭衍自號豫州刺史衍將馬仙琕遣軍赴之崇聞絢反未測虛實乃遣國侍郎韓萬興單舸召之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崇曰比因大水踧踖不免羣情所逼推爲盟首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丹陽太守謝靈寶勒水軍討絢絢率衆逆戰神等大破之斬其將帥十餘人絢衆奔營神乘勝剋柵衆皆潰散絢匹馬單逃爲村

民所獲至尉升湖絢曰吾爲人吏反而見擒有何面目得視公也投水而死并鄭祖起等皆斬之

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仕蕭寶卷以軍勲至長水校尉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寮佐同謀者多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謀不決定唯席法友柳玄達楊令寶等數人慮元護非其鄉曲恐有異志共舉植監州祕叔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國軍城庫管籥悉付康生詔以植爲征虜將軍兗州刺史崇義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尋進號平東將軍入爲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

有司處之大辟詔曰植闔門歸欵子昕愚昧爲人誘陷  
雖刑書有常理宜矜恤可特恕其罪以表勲誠尋除揚  
州大中正出爲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罷州復除大鴻臚  
卿遷度支尙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爲無  
恒兗州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世宗不許深以爲怪  
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怏怏朝廷處之不高  
及爲尙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爲己任謂人曰非我須  
尙書尙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入參議論時對  
衆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  
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

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會韋伯昕告植欲謀廢  
黜尙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  
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  
衆證明晒案律在邊合率部衆不滿百人以下身猶尙  
斬況仲達公然在京稱詔聚衆誼惑都邑駭動人情量  
其本意不可測度按詐僞律詐稱制者死今依衆證處  
仲達入死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崇義縣開國侯裴植身  
居納言之任爲禁司大臣仲達又稱其姓名募集人衆  
雖名仲達切讓無忿懼之心衆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  
爲植所使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

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  
刑又植親率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唯恩裁處詔曰  
凶謀旣爾罪不合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  
待秋分也時于忠專擅朝權旣構成其禍又矯爲此詔  
朝野怨之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剪落鬚  
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于嵩高之陰年五十初植與  
僕躬郭祚都水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於後祚儁事雪  
加贈而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渤海刁冲上疏訟之  
於是贈植征南將軍尙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植母  
夏侯道遷之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之

後非衣帽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閣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旦夕溫清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非手執箕箒於沙門寺洒掃植弟瑜粲衍並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尼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植母旣老身又長嫡其臨州也妻子隨去分違數歲論者譏焉

子悛字道則襲爵



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常隨叔業征伐以軍功爲寶卷驍  
騎將軍叔業之歸誠也遣颺率軍於外外以討蠻楚爲  
名內實備寶卷之衆景明初以颺爲輔國將軍南司州  
刺史擬戍義陽封義安縣開國伯邑千戶詔命未至爲  
賊所殺贈冠軍將軍進爵縣侯餘如故世宗以颺勲効  
未立而卒其子炯不得襲封肅宗初炯行貨於執事乃  
封城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

炯字休光小字黃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叉納  
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揚州大中正進伯爲侯  
改封高城縣增邑一千戶尋兼尙書右丞出爲東郡太

守孝昌三年爲城民所害贈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青州刺史開國如故諡曰簡

子斌襲武定中廣州長流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颺弟瑜字文琬初拜通直散騎常侍封下密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尋試守滎陽郡坐虐暴殺人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於渤海太守年四十五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諡曰定

子堪字靈淵襲爵歷尙書郎興和中坐事死爵除

瑜弟粲字文亮景明初賜爵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爲失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

粲粲不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勅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牧粲往脩謁雍舍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粲曰相愛舉動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官後世宗聞粲善自擿置欲觀其風度忽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之間使者相屬合家恇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世宗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惟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

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升  
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爲知音  
所輕世宗末除前將軍太中大夫揚州大中正遷安南  
將軍中書令肅宗釋奠以爲侍講轉金紫光祿大夫後  
元顥入洛以祭爲西兗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  
所逐棄州入嵩高山前廢帝初徵爲驃騎將軍左光祿  
大夫復爲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祭起於御前  
再拜曰今年還節美聖駕出遊臣幸參陪從豫奉醮樂  
不勝忻戴敢上壽酒帝曰昔歲北海入朝暫竊神器具  
聞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使我飲何異於往情祭曰北

海志在沉涵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  
帝曰實乃寡德甚愧來譽仍爲命酌出帝初出爲驃騎  
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士民勸令禱於海神祭憚  
違衆心乃爲祈請直據胡床舉杯而言曰僕白君左右  
云前後例皆拜謁祭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  
方伯而致禮海神也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受蕭  
衍假署寇亂三齊祭唯高談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  
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祭云豈有此理左右  
又言已入州門祭乃徐云耿王可引上廳事自餘部衆  
且付城外其不達時變如此尋爲翔所害送首蕭衍時

年六十五

子舍字文若員外散騎侍郎

粲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行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蕭寶卷至陰平太守景明二年始得歸國授通直郎衍欲辭朝命請隱嵩高乃上表曰臣幸乘昌運得奉盛化沐藉炎風餐佩唐德於生於運已溢已榮但攝性乖和恒苦虛弱比風露增加精形侵耗小人愚懷有願閑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脩生救疾多遊此岫臣質無靈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踵輕舉髣髴高蹤誠希藥此沉疴全養稟氣耳若所療微痊庶偶影風

雲永歌至德荷衣葛屨裁營已整搖策納屣便陟山途  
謹附陳聞乞垂昭許詔曰知欲養痾中岳練石嵩嶺栖  
素雲根餌芝清壑騰跡之操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風有  
愧山客耳既志往難裁豈容有抑便從來請世宗之末  
衍稍以出山干祿執事肅宗除散騎侍郎行河內郡事  
尋除建興太守轉河內太守加征虜將軍遭母憂解任  
衍歷二郡廉貞寡欲善撫百姓民吏追思之孝昌初蕭  
衍遣將曹敬宗寇荊州山蠻應之大路斷絕都督崔暹  
率數萬之衆盤桓魯陽不能前討荊州危急朝廷憂之  
詔衍爲別將假前將軍與恒農太守王羆率軍一萬出

武關以救荊州賊逆戰於浙陽衍大破之賊遂退走荊州圍解除使持節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假安東將軍北道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別將嵇宗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假鎮北將軍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開國公增邑千二百戶常侍如故仍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次陽平之東北漳曲賊來拒戰衍軍敗見害朝野人情莫不駭惋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



子嵩襲武定中河內太守齊受禪爵例降又天水冀人  
尹挺仕蕭鸞以軍勲至陳郡太守遂與叔業參謀歸誠  
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司州刺史擬戍義陽亦封宋縣  
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轉冠軍將軍東郡太守未拜而卒  
賜布帛一百匹贈本將軍涇州刺史

子循歷太原太守

循弟彖饒安令遼西太守兄弟皆有政事才時河東南  
解人柳玄達頗涉經史仕蕭鸞歷諸王參軍與叔業姻  
婭周旋叔業之鎮壽春委以管記及叔業之被猜疑將  
謀獻欵玄達贊成其計前後表啓皆玄達之詞景明初

除輔國將軍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開國子邑二百戶二年秋卒時年四十三後改封夏陽縣邑戶如先立達曾著大夫論備陳叔業背逆歸順契闊危難之旨又著喪服論約而易尋文多不錄

子絺襲武定中東太原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絺弟遠字季雲性麤疎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瘡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爲肅宗挽郎出帝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返家人或問有何消息荅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元象二年客遊項城遇患卒時年

玄達弟玄瑜景明初除正員郎轉鎮南大將軍開府從事中郎帶汝陰太守延昌二年卒年五十五

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二十六又武都人楊令寶有膂力善射仕蕭鸞數爲小將征戰著效至譙郡太守遂參叔業歸誠之謀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擬戍淮陰封甯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在淮南征戰累著勞捷徵拜冠軍將軍試守京兆內史卒追封邵陵縣開國子邑二百戶賜帛二百匹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

子彪襲爵永熙中征虜將軍中散大夫齊受禪例降

令寶弟令仁亦隨令寶立效前將軍汝南內史又京兆  
杜陵人韋伯昕學尙有壯氣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  
之植疾之如讐卽彥先之妹婿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  
遣送子芬之爲質景明初封雲陵縣開國男食邑二百  
戶拜南陽太守數歲坐事免久之拜員外散騎常侍加  
中壘將軍延昌末告尙書裴植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  
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口云裴尙書死不獨  
見由何以見怒也其叔業爪牙心膂所寄者裴智淵左  
中郎將封浚儀縣王昊左軍將軍封南汝陰縣趙革右

中郎將封西宋縣並開國男食邑各二百戶李道真右軍將軍封睢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胡文盛右軍將軍封剛陽縣魏承祖右軍將軍封平春縣並開國子食邑各三百戶

承祖廣陵寒人也依隨叔業爲趨走左右壯健善事人叔業待之甚厚及出爲州以爲防閤善撫士卒兼有將用自景明以後常爲統軍南北征伐累有戰功歷太原太守至光祿大夫安南將軍蕭衍遣將圍義陽士民應之三關旣陷州城時甚縣急以承祖持節行撫軍將軍率師討之大破賊衆解義陽之圍還復三關遂爲名將

終於并州刺史衣冠之士預叔業勲者安定皇甫光北地梁祐清河崔高客天水閻慶厝河東柳僧習等

光美鬚髯善言笑仕蕭鸞以軍勲至右軍將軍入國爲輔國將軍假南兗州刺史卒於渤海太守

兄椿齡薛安都壻也隨安都於彭城內附歷位司徒諮議岐州刺史光未入朝而椿齡先卒

椿齡子璋鄉郡相

璋弟瑒爲司徒胡國珍所拔自太尉記室超遷吏部郎性貪婪多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壻超拜持節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爲政殘暴百

姓患之罷州後仍遇風病久之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  
太昌初卒年五十八贈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雍州刺  
史

子長卿司州主簿祕書郎中太尉司馬

祐叔業之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  
十餘創景明初拜右軍將軍賜爵山桑子出爲北地太  
守清身率下甚有治稱歷驍騎將軍太中大夫右將軍  
從容風雅好爲詩詠常與朝廷名賢汎舟洛水以詩酒  
自娛遷光祿大夫加平北將軍端然養志不歷權門出  
爲平西將軍京兆內史當世歎其抑屈卒官贈本將軍

涇州刺史

高客博學善文札美風流景明初拜散騎侍郎出爲揚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

慶胤父汪參薛安都平北將軍事安都入國聽汪還南慶胤博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景明初爲李元談輔國府司馬卒於敷城太守

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景明初爲裴植征虜府司馬稍遷北地太守爲政寬平氏羌悅愛肅宗時至太中大夫加前將軍出爲潁川太守卒官

夏侯道遷譙國人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爲結婚韋氏



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至婚日求覓不知所在於後訪問乃云逃入益州仕蕭鸞以軍勲稍遷至前軍將軍輔國將軍隨裴叔業至壽春爲南譙太守兩家雖爲姻好而親情不協遂單騎歸國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遣道遷守合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會蕭衍以莊丘黑爲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爲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衍以王鎮國爲刺史未至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楊靈珍阻兵反叛戰敗南奔衍以靈珍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憚之衍時又遣

其左右吳公之等十餘人使南鄭道遷乃僞會使者請  
靈珍父子靈珍疑而不赴道遷乃殺使者五人馳擊靈  
珍斬其父子并送使者五首於京師江悅之等推道遷  
爲持節冠軍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道遷表曰臣聞知機  
其神趨利如響臣雖不武敢忘機利伏惟陛下澤被區  
宇德濟蒼生八表同忻品物咸賴臣頃亡蟻賊匹馬歸  
闕自斯搏噬罄竭丹欵但中於壽陽橫爲韋纘所謗理  
之曲直並是楊集朗王秉所悉臣實愚短豈能自安便  
逃竄江吳苟存視息蕭衍梁州刺史莊丘黑與臣早舊  
申臣爲長史值黑亡歿專任天時素願機會在茲遇武

興私署侍郎鄭洛生來此臣卽披露誠欵與其契機  
要報武興王楊紹先并其中叔集起等請其遣軍以爲  
腹背卽遣左天長由寒山路馳啓復會通直散騎常侍  
臣集朗還至武興臣聞其至知事必剋集朗果遣鄭右  
留使至臣間密參機舉會有蕭衍使人吳公之至知臣  
懷誠將歸大化遂與府司馬嚴思臧恭典籤吳宗肅王  
勝等共楊靈珍父子密相構結期當取臣臣幸先覺悉  
得戮思恭等臣卽遣鄭猥馳告集朗急求軍援而武興  
軍未到之間蕭衍白馬戍主尹天寶不識天命固執愚  
迷乃率部曲驅掠民丁敢爲不逞臣卽遣軍主江悅之

率諸軍主席靈坦麗樹等領義勇應時討撲而樹銳氣  
難裁違悅之節度輕進失脫天寶因此直到南鄭重圍  
州城梁秦士庶僉云危棘以義逼臣勸爲刺史須籍此  
威鎮靖內外臣赤誠奉國苟取濟事輒捐小跡且從權  
宜假當州位重遣皇甫選由斜谷道以事啓聞臣卽親  
率士卒四日三夜交鋒苦戰武興之軍乘虛躡後天寶  
兇徒因宵鳥散進旣摧破退失巢穴潛捨軍衆依山傍  
險突入白馬集朗與二弟躬擐甲胄率其所領登卽擒  
斬戍內戶口卽放還民斯由皇威遐振罪人授首凶狡  
時殄公私慶快非但梁秦竭力實關集朗赴接之機臣

前已遣軍主杜法先還洵陽構合徒黨誘結鄉落令晉壽土豪王僧承王文粲等還至西關共興大義當今庸蜀虛弱楚鄧懸危開拓九區掃清六合形要之利在於此時進趣之略願速處分臣以愚陋猥當推舉事定之後便卽束身馳歸天闕但物情草創猶有參差蕭衍魏興太守范珣安康太守范泌共前巴西太守姜脩屯聚川東尙規舉斧登遣討襲具於別啓集朗兄弟並議曰臣往日歸誠誓盡心力超蒙榮獎灰殞匪報但留臣權相綏獎須得撲滅珣等便卽首路伏願聖慈特垂鑒照謹遣兼長史臣張天亮奉表略聞詔曰得表聞之將軍

前識機運已投誠欵而中逢猜間致有播越復翻然風  
返建茲殊效忠貫古烈義動遐邇漢鄭旣開勢翦庸蜀  
混同之略方自斯始擒凶掃惡何快如之想餘黨悉平  
西南清盪經算淹朔當有劬勞所請軍宜別勅一二又  
賜道遷璽書曰得表具誠節之懷卿忠義夙挺期委自  
昔中有事因以致乖舛知能乘機豹變翻然改圖獎率  
同心萬里投順遠舉漢中爲開蜀之始洪規茂略深有  
嘉焉今授卿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  
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并同義諸人尋有別授王師數道  
絡繹電邁遣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鎮

西將軍尙書邢巒指授節度卿其善建殊効稱朕意焉  
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  
爲例世宗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  
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壽春遭韋纘之酷申控無所致  
此猖狂是段之來希酬昔遇勲微恩重有覲心顏世宗  
曰卿建爲山之功一簣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爲  
微逡巡不拜詔曰道遷至止旣淹未恭州封可勅吏部  
速令召拜道遷拜日詔給百五十人供尋改封濮陽縣  
開國侯邑戶如先歲餘頻表解州世宗許之除南兗州  
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淵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

札翰往還甚有意理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  
有於京城之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  
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  
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恒滿樽中  
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出爲散騎常侍平西將  
軍華州刺史轉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常侍如故爲政清  
嚴善禁盜賊熙平年病卒年六十九贈撫軍將軍雍州  
刺史贈帛五百匹諡曰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誠本  
由王頴興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世宗不許靈太后  
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其意議欲更以三百戶



封頴典會卒遂寢道遷不媵正室唯有庶子數人

長子夬字元廷歷位前軍將軍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  
正夬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  
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負數猶千餘匹  
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初道遷知夬好酒不欲  
傳授國封夬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來至其  
家直上廳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夬心驚懼謂人曰世  
寶至官間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卽去遣  
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寤流汗徹於寢  
具至明前涼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夬曰卿昨

夕當大飲溺衣如此夫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祕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夫聞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耳於是昏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其從兄奐等並營視之皆言危而獲振俄而心悶旋轉而死爲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初夫與南人辛湛庾道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其歆饗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夫靈前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夫在坐衣服

形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時夫家  
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卽僵仆狀若被毆夫  
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  
僧明何罪而被瞋責僧明便寤而欣宗鬼語如夫平生  
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擿陰私竊盜咸有次緒夫妻  
裴植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穆訟闕徹于公庭

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夫弟脊等言其眇目  
癩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夫同庶已應紹襲尙書奏籍承  
封元象中平東將軍太中大夫齊受禪例降

奠道遷兄子也位至咸陽太守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八世祖胤晉司徒廣陸侯胤子順璠及孫沉志皆有名宦沉孫根慕容寶中書監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位三齊豪門多輕之元護以國家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蕭道成歷官馬頭太守後軍將軍龍驤將軍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高祖至鍾離元護時在城中爲蕭鸞徐州刺史蕭惠休奉使詣軍高祖見而善之後爲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同其謀及叔業疾病外內阻貳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剋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

以元護爲輔國將軍齊州刺史廣饒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戶便道述職其年入朝尋以州民柳世明圖爲不軌元護馳還歷城至卽擒殄誅戮所加微爲濫酷值州內饑儉民人困敝志存隱恤表請賑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爲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爲良刺史也三年夏卒年五十一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旣甚支骨消削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元護爲齊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

左右曰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誠

子會襲正始中降爵爲子邑五百戶延昌中除宣威將軍給事中會頑駭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荅之房乃通於其弟機因會飲醉殺之

子景宣襲天平中除給事中齊受禪例降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

元護弟靜景明初以歸誠勲拜前將軍性甚貪忍兄亡

未斂便剝脫諸妓服玩及餘財物歷齊州內史天水太守

靜子鉉羽林監

元護從叔恤卒於東代郡太守

子曠之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蕭鸞以膂力自効軍勲稍遷至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蕭寶卷遣胡景略代之法友遂留壽春與叔業同謀歸國景明初拜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苞信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始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叔業志淮南剋定法友有力

焉尋轉冠軍將軍華州刺史未拜改授并州刺史歲餘  
代還蕭衍遣將楊公則寇揚州假法友征虜將軍以討  
之法友未至而公則敗走後假法友前將軍持節爲別  
將出淮南欲解胸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胸山敗沒遂  
停散十年恬靜自處不競勢利世宗末以本將軍除濟  
州刺史在州廉和著稱又徙封乘氏肅宗初拜光祿大  
夫熙平二年卒贈平西將軍秦州刺史贈帛三百匹謚  
襄侯

子景通襲善事元又兼以貨賂又父繼繼爲司空引景  
通爲掾後加右軍將軍鎮軍將軍卒官贈輔國將軍衛



尉少卿

子鷗襲永安末尚書郎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劉裕滅姚泓其祖父從裕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愛墳典仕蕭鸞以軍勲至游擊將軍爲軍主助戍壽春遂與叔業同謀歸誠景明初除冠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擬戍鍾離懸封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後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治任於刑爲民所怨有受納之響歲餘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久之拜太中大夫加征虜將軍尋以本將軍出爲河北太守治有清稱轉渤海相尋遷

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閣元羅領軍又弟也曾行過  
中山謂世弼曰二州刺史讎復爲郡亦當恨恨耳世弼  
曰儀同之號起自鄧騭平北爲郡始在下官正光元年  
卒官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諡曰康

長子會汝陽太守

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性方厚有名士  
之風又工摹畫爲時人所服歷給事中尙書郎東萊太  
守罷郡後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爲  
亂兵所害時年四十三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

劉淵石勒之亂南徙渡江祖興之父範之並爲劉裕所  
誅悅之少孤仕劉駿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  
士有部曲數百人蕭道成初以悅之爲荊州征西府中  
兵參軍領臺軍主遷屯騎校尉轉後軍將軍部曲稍衆  
千有餘人蕭蹟遣戍漢中就遷輔國將軍蕭衍初劉季  
連據蜀反叛悅之率部曲及梁秦之衆討滅之以功進  
號冠軍將軍武興氏破白馬進圖南鄭悅之率軍拒戰  
大破氏衆還復白馬衍秦梁二州刺史莊丘黑死夏侯  
道遷與悅之及龐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  
謀以梁州內附旣殺蕭衍使者及楊靈珍衍華陽太守

尹天寶率衆向州城悅之與樹忻榮勒衆逆戰爲天寶所敗遂圍南鄭戰經四日衆心危沮咸懷離貳悅之盡以家財散賞士卒身當矢刃晝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走道遷之克全勲欵悅之實有力焉正始二年夏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年六十一贈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謚曰莊悅之二子文遙文遠

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也文遙奮劔請行遂手斬靈珍正始二年除步兵校尉遭父憂解官永平初襲封拜前軍出爲咸陽太守勤於

禮接終日坐聽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民所疾苦大盜姓名姦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姦劫息止治爲雍州諸郡之最徵拜驍騎將軍輔國將軍進號征虜將軍肅宗初拜平原太守在郡六年政理如在咸陽遷後將軍安州刺史文遙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村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自幽燕以南悉皆淪陷唯文遙介在羣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爲用建義元年七月遘疾卒於州年五十五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遙遺愛在民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旣攝州任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假

節龍驤將軍行安州事當州都督旣而賊勢轉盛臺援不接果以阻隔彊寇內徙無由乃携諸弟并率城民東奔高麗太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果弟昴武定三年襲爵齊受禪例降

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勲致效自給事中稍遷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龐樹南安人世宗追錄謀勲封其子景亮襄邑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

李忻榮漢中人與樹俱擊天寶同時戰歿封其子建爲清水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

張元亮漢中人便弓馬善戰鬪以勲封撫夷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拜東萊太守入爲平遠將軍左中郎將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卒贈左將軍巴州刺史

士孫天與扶風人以勲封莫西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拜武功太守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潁川辛湛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勲末

道珍除齊州東平原相有治稱卒於鎮遠將軍屯騎校尉

安世苻堅丞相王猛之立孫也歷涉書傳敏於人間自羽林監稍遷安西將軍北華州刺史卒贈本將軍梁州

刺史

諶魏衛尉辛毗之後有文學歷步兵校尉濮陽上黨二郡太守卒贈征虜將軍梁州刺史

子儒之濟州司馬

永善彈琴有文學員外郎梁州別駕漢中太守

永弟漾亦善士性亦至孝爲漢中所歎服元羅之陷也

永入於建鄴遂死焉時有潁川庾導者亦與道遷俱入

國雖不參謀亦爲奇士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

仕蕭衍右中郎將助戍漢中及至洛陽環堵敝廬多與

儁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宦情正光中乃除幽州左



將軍府主簿饒安令罷縣後仍客遊齊魯之間天平中卒於青州時有皇甫微字子立安定朝那人仕蕭衍歷諸王參軍郡守及道遷之入國也微亦因地內屬微妻卽道遷之兄女道遷列上勲書欲以微爲元謀微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內愧於心遂拒而不許後刺史羊祉表授征虜府司馬卒官

子和武定末司空司馬

和弟亮儀曹郎中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後世居於蜀漢或家安國之桓陵縣父興宗蕭蹟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

揚州父於路爲羣盜所害誕雖童稚而哀感奮發傾資  
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讐由是州里歎異之曠益州刺  
史劉俊召爲主簿蕭衍除步兵校尉景明中自漢中歸  
國旣達京師陳伐蜀之計世宗嘉納之延昌末王師大  
舉除驍騎將軍假冠軍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  
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之  
日詔遣主書趙桃弓宣旨勞勉若剋成都卽以益州許  
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世宗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  
例起家除羽林監蕭衍遣將張齊攻圍益州詔誕爲統  
軍與刺史傅豎眼赴援事寧還朝正光中秦隴反叛詔

誕爲西南道軍司假冠軍將軍別將從子午南出斜谷  
趣建安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衍益州刺史蕭淵  
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數萬圍小劔戍益州刺  
史郗玘令子建拒之因轉營爲文熾所掩統軍胡小虎  
崔珍寶並見俘執子建遣誕助討之誕勒兵馳赴相對  
月餘未能摧殄文熾軍行之谷東峯名龍鬚山置柵其  
上以防歸路誕以賊衆難可角力乃密募壯士二百餘  
人令夜登山攻其柵及時火赴煙焰漲天賊以還途不  
守連營震怖誕率諸軍鳴鼓攻擊文熾大敗俘斬萬計  
擒世澄等十一人文熾爲元帥先走獲免孝昌初子建

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二年復以誕行巴州刺史三年朝議以梁州安康郡阻帶江山要害之所分置東梁州仍以誕爲鎮遠將軍梁州刺史永安二年四月卒時年六十贈安西將軍益州刺史諡曰莊

長子亢

亢弟胤字

闕

館武定末梁州驃騎府司馬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父膺蕭衍尙書郎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略略爲蕭衍寧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伐蜀也衍命略拒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還退衍遂改授略怒將有異圖衍使人害之苗年十五有報雪之心延昌中

遂歸闕仍陳圖蜀之計於是大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  
龍驤將軍鄉導統軍師次晉壽世宗晏駕班師後以客  
例除員外散騎侍郎加襄威將軍苗有文武才幹以大  
功不就家恥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曰昔晉室數否華  
戎鼎沸三燕兩秦咆哮中夏九服分崩五方圯裂皇祚  
承歷自北而南誅滅姦雄定鼎河洛唯獨荆揚尙阻聲  
教今令德廣被於江漢威風遠振於吳楚國富兵彊家  
給人足以九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勢而欲逸豫遺  
疾子孫違高祖之本圖非社稷之深慮誠宜商度東西  
戍防輕重之要計量壇場險易安危之理探測南人攻

守窺覷之情籌算卒乘器械征討之備然後去我所短  
避彼所長釋其至難攻其甚易奪其險要割其膏壤數  
年之內荆揚可并若捨舟楫卽平原斂後疎前則江淮  
之所短棄車馬游飛浪乘流馳逐非中國之所長彼不  
敢入平陸而爭衡猶我不能越巨川而趣利若俱去其  
短各恃其長則東南未見可滅之機而淮沔方有相持  
之勢且夫滿昃相傾陰陽恒理盛衰遞襲五德常運今  
以至彊攻至弱必見吞并之理如以至弱禦至彊焉有  
全濟之術故明王聖主皆欲及時立功爲萬世之業去  
高而就下百川以之常流取易而避難兵家以之恒勝

今巴蜀孤懸去建鄴遼遠偏兵獨戍沂流十千牧守無良專行劫剝官由財進獄以貨成士民思化十室而九延頸北望日覬王師若命一偏將弔民伐罪風塵不接可傳檄而定守白帝之阨據上流之險循士治之迹蕩建鄴之逋然後偃武修文制禮作樂天下幸甚豈不盛哉於時肅宗幼沖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正光末二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旣久民不習戰苗以隴兵彊悍且羣聚無資乃上書曰臣聞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

潰夫飄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  
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  
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以僞將御情卒不思長久之計  
務奇正之通必有莫敖輕敵之志恐無克國持重之規  
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二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  
右臂於斯廢矣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  
命偏師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  
妖自散於是詔苗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隸  
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爲郎中仍領軍深見知待孝昌  
中還朝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俄兼尙書右丞爲西北道



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還除司徒  
司馬轉太府少卿加龍驤將軍於時蕭衍巴西民何難  
尉等豪姓相率請討巴蜀之間詔苗爲通直散騎常侍  
冠軍將軍西南道慰勞大使未發會殺爾朱榮榮從弟  
世隆擁榮部曲屯據河橋還逼都邑孝莊親幸大夏門  
集羣臣博議百寮恒懼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而起曰今  
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  
之日臣雖不武竊所庶幾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  
河梁城陽王徽中尉高道穆贊成其計莊帝壯而許焉  
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舟師夜下去橋數里便放火

船河流旣駛倏忽而至賊於南岸望見火下相蹙爭橋  
俄然橋絕沒水死者甚衆苗身率士卒百許人泊於小  
渚以待南援旣而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鬪衆寡  
不敵左右死盡苗浮河而歿時年四十六帝聞苗死哀  
傷久之曰苗若不死當應更立奇功贈使持節都督梁  
益巴東梁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州刺  
史河陽縣開國侯邑一千戶賜帛五百疋粟五百石謚  
忠烈侯苗少有節操志尙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  
長安諸葛不許常歎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曾  
不容嗟絕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重之二王

頗或不穆苗每諫之及微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先見豺聲今轉彰矣解鼓琴好文詠尺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羣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焚燒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士也不宜追之

子曇襲爵武定末冀州儀同府刑獄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壽春形勝南鄭要險乃建鄴之肩髀成都之喉隘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鵠起舉地而來功

誠兩茂其所以大啓茅賦兼列旄旗固其宜矣植不怛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行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爲果決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者竟能遂也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斷過人臨難慨然奮其大節蹈忠履義歿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

魏書卷七十一

魏書卷七十一考證

裴叔業傳城庫管籥悉付康生○臣人龍按康生當是

奚康生本書奚康生傳裴叔業率衆圍渦陽高祖勅  
王肅遣康生馳往救拔是也

淳于誕傳及時火赴○赴當作起

李苗傳梓潼涪人○潼應作潼

魏書卷七十一考證

魏書卷七十二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十

陽尼

賈思伯

李叔虎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以尼學藝文雅乃表薦之徵拜祕書著作郎奏佛道宜在史錄後改中書學爲國子學時中書監高閭侍中李冲等以尼碩學博識舉爲國子祭酒高祖嘗親在苑堂講諸經典詔



尼侍聽賜帛百匹尼後兼幽州中正出爲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財貨免官尼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旣而還鄉遂卒於冀州年六十一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遂撰爲字統二十卷行於世

子介字天佐奉朝請冀州默曹參軍早卒

尼從子鳴鶴

鳴鶴弟季智俱有名於時前後並爲幽州司馬

季智子璠通直散騎常侍

季智從弟荆范陽太守有吏能卒贈平西將軍東益州  
刺史

季智從子伯慶汝南太守

伯慶從父弟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太和初  
舉秀才射策高第以母疾還徵拜中書博士詔兼禮官  
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授寧遠將軍賜爵魏昌男選爲  
廷尉正轉考功郎中除建德太守以清貧賜帛六十匹  
尋假寧遠將軍領統軍外防內無甚得居邊之稱解任  
還家久之除兗州左將軍府長史又拜瀛州安東府長  
史加揚烈將軍藻以年老歸家闔門不關世事孝昌中

在鄉爲賊帥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征虜將軍  
幽州刺史

子貞字世幹早卒

貞弟弼字世輔長於吏事本州別駕加輕車將軍屬洛  
周陷城弼遂率宗親南渡河居於青州值邢杲起遼青  
州城民疑河北人爲杲內應遂害弼時年四十八

子撝襲祖爵

弼弟斐武定末尚書右丞

藻從弟令鮮京兆王愉郎中令坐同愉反逃竄免會赦  
除名

子世和武定末齊州驃騎司馬

藻從弟延興南幽州刺史

延興從弟固字敬安性倨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劔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遂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假陵江將軍昶嚴暴治軍甚急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志意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高祖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署城局仍從昶鎮彭城板兼長史俄以憂去任裴叔業以淮南內附世宗詔平

南將軍廣陵侯元衍與司徒彭城王勰同鎮壽春勅固  
爲衍司馬還除太尉西閣祭酒兼廷尉評上改定律令  
議除給事中出爲試守平北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  
事免後除給事中領侍御史轉治書劾奏廣平王懷汝  
南王悅南陽長公主及使懷荒鎮將萬貳望風逃走劾  
恒農太守裴粲免官時世宗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  
臣聞爲治不在多方在於力行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  
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  
權衡親宗室彊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  
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幾躬勤庶務使民無謗

譁之響省徭役薄賦歛修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  
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存元元之民以  
救飢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下悅億兆之望然後備器  
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同  
彼七十二君之徽號協定鼎嵩河之心副高祖殷勤之  
寄上與三皇比隆下與五帝齊美豈不茂哉臣位卑識  
昧言不及義屬聖明廣訪敢獻瞽言伏願陛下留神少  
垂究察初世宗委任羣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  
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覺  
故宗室大臣相見疎薄而王畿民庶勞敝益甚固乃作

南北二都賦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辭多不載世宗末中尉王顯起宅旣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對曰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庫藏充實卿以爲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

一州郡贓贖悉入京藏以此克府未足爲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哉顯大不悅以此銜固又有人間固於顯顯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旣無事役遂闔門自守著演蹟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其詞曰紹有周

之遐軌兮初錫世於河陽建旬侯而列爵兮與王室而  
並昌遭季葉之紛亂兮仍播遷於良鄉棄衛侯之楨弼  
兮乃植根於幽方自祖考而輝烈兮逮余躬而翳微懼  
堂構之頽撓兮恐崩毀其洪基心惴惴而慄慄兮若臨  
深而履薄登喬木而長吟兮抗幽谷而靡託何身輕而  
任重兮懼顛墜於峻壑憑神明之扶助兮雖幽微而獲  
存賴先后之醇德兮乃保護其遺孫伊日月之屢遷兮  
何四時之相逼知年命之有期兮慨幹流之不息傷艱  
躓之相承兮悲屯蹇而日臻心惻愴而不懌兮乃有懷  
於古人或垂綸於涓濱兮有胥靡於傅巖旣應繇而赴



兆兮作殷周之元鑒孔栖栖而不息兮終見黜於庶邦  
墨馳騁而不已兮亦舉世而不容有鸞孤而爭國兮有  
讓位而採薇有躍馬而赴會兮有棲遲以俟時曹納辛  
而袁亡兮袁戮田而曹盛鮑授州而得時兮韓棄牧而  
失性趙堯門而誕聖兮終天隱而不繁衛泯軀於世難  
兮啓洪業於宣元釋皐繇之法憲兮見蓼六之先亡練  
疑枉於怨獄兮寧于公之獨昌明禍福之同門兮知休  
咎之異塗尋倚伏之無源兮或先詘而後舒賜憑軒而  
策駟兮撫清琴而自娛憲服敝於陋巷兮蘊六藝於蓬  
廬勃計行而致位兮錯謀合而身傾蕭功成而福集兮

韓勲立而禍并紛回平而綿結兮亮未識其幽情有積  
毀而恩昵兮有積譽而寵衰或形乖而意合兮或身密  
而志離情與貌而紛競兮體與識而交馳且流言而見  
疑先緣謗而益信樂食子而中疎兮巴放覺而日進或  
舉世而稱賢兮偶不合於主心或居鄉而三黜兮獨爲  
時之所欽或負鼎而干主兮或杖策於幽林或望旗而  
色阻兮或臨危而撫琴道有大而由小兮義有顯而必  
微理貴在於得要兮事終成於會機每一日而三省兮  
亦有念而九思孰有是而可是兮孰有非而可非石育  
子而啓夏兮馭遺卵而孕殷鳥藉冰而存棄兮虎乳孩

以字文發昇舟而魚躍兮季潛軀而覆雲或揮戈而爭  
帝兮或洗耳而辭君道曲成而不一兮神參差而異兆  
茲聖達之未明兮豈前修之克了迷白日之近遙兮方  
有闕於天表且臨海而觀濶兮何津源之杳杳文遷繹  
而身徂兮景守節而災移湯改祝而革命兮靈投策而  
詬龜圉據胎而爲巨兮友發文而自相風吹鴟而襄墜  
兮神歷紐而平王彼羸縮之由人兮信吉凶之在己或  
勤憂以減齡兮亦安樂而獲祉弟成師而害兄兮父純  
臣而烹子識同命於三君兮兆先見於裔姒始樓桑而  
發輝兮終龍變於巴庸繞閩門而結慶兮鬱蟬蛻於三

江水浩浩而襄陵兮竊息壤而瘠之鮫殛死於羽山兮  
禹宣力而營之鑿龍門以通河兮疎九江而入海總九  
州以攸同兮甄五都之所在雖父子之同氣兮乃業行  
之不改以患蹇爲福兮痛比干之殘軀以佞諛爲獲安  
兮哂宰嚭之見屠以舉士而受賞兮悼史遷之腐刑以  
進爲無益兮見鄂秋之專城以仁義爲桎梏兮信揖讓  
之勞疲以放曠爲解懸兮傷六親之乖離哀越種之被  
戮兮嘉范蠡之脫羈欽四皓之高尚兮歎伊周之涉危  
望仗鉞而先鋒兮光安車而勿顧求封賞於寸心兮夢  
台袞於遠慮或忌賢而獨立或篡君以自樹旣思匿而

名揚兮亦求清而反汙見衆兆之紛錯兮覩變化之無  
方心營營而擾擾兮乃探衷而準常儼端坐於敝筵兮  
始拂龜而整策冀靈鑒之祐余兮願告余以忠益龜發  
兆以施靈兮利去華而守約著布列而成卦兮保龍潛  
而勿躍踵嘉遯之玄蹤兮追考盤於巖壑登名山以恬  
澹兮辭朝市之紛若奉貞吉於占繇兮翻夕警而晨裝  
揖許公於箕嶺兮諮夷齊於首陽瞻嵩華之嵯嶸兮眺  
恒碣之碨礧陵江湖之駭浪兮昇醫閭之尚羊乘玄虬  
之奕奕兮鳴玉鑿之瑤瑤浮滄波而濯足兮入三山而  
解裳謁伯禹於塗山兮詰三苗於三危登蒼梧而遐眺

兮訪二妃於有媯追祝融於荆芊兮問洛宓於馮夷陵  
回飈而上驤兮窮深谷而下馳沿扶水而遠矚兮見虞  
淵之威微乘閩風之峻坂兮覲王母於崦嵫昇瑤臺而  
奏歌兮坐瓊室而賦詩託赤水以寄命兮附光風以傳  
辭出琨岫之崢嶸兮入汜林之杳鬱採鍾山之玉瑛兮  
收珠澤之珂玳攜羽民而遠遊兮探長生之妙術騰雲  
霧而窈冥兮變域中之穢質望玄闕之寂寥兮過寒門  
而懷悲揖若士於霄際兮求霧塵於海湄憑帝臺而肆  
眺兮歷層冰而風馳越弱水之渟滢兮躡不周之嶮巖  
屑瓊蘂以爲糧兮斟玉液以爲漿結秋蘭以爲珮兮攬

白蜺以爲裳聳景雲而上征兮撫閭闔而啓扉肅百神  
而警策兮奏中皇於紫微聆鈞天而九變兮耽廣樂而  
忘歸忽心移而志駭兮戀舊京而依依握招搖以爲旆  
兮巡天漢而下遊建雲旗之逶迤兮御回風之瀏瀏策  
王良以斂轡兮命風伯以挾輶符屏翳以清路兮告河  
鼓以具舟聊右次於析木兮遙回駕於青丘訪古人以  
首陽兮亦問道於鷓鴣覩三韓之累累兮見卉服之悠  
悠瞻雒常之鬱鬱兮貢楛矢之啾啾心怛怛而惕惕兮  
志憫憫而綿綿伊五嶽之塤塤兮何四海之涓涓瞻九  
河其如帶兮觀三江其沉然夫五都之摠摠兮尚何足

以遊盤彼八方之局促兮殊無可以達觀方吞霞而棄  
粒兮亦屑玉而鍊丹漱醴泉以養氣兮吸沆瀣以當餐  
蔭建木之長柯兮援木禾之修莖咀玉髓而克渴兮嚼  
正陽以長生參松喬而撫翰兮侶浮丘而上征嗟域中  
之默默兮詎摠寫其深情情盤桓而猶豫兮志狐疑而  
未決久放蕩而不還兮心惆悵而不悅憶慈親於故鄉  
兮戀先君於丘墓回遊駕而改轍兮縱歸轡而緩御僕  
眷眷於短衝兮馬依依於跬步還故園而解羈兮入茅  
宇而返素耕東臯之沃壤兮釣北湖之深潭養慈顏於  
婦子兮競獻壽而薦甘朝樂酣於濁酒兮夕寄忻於素



琴誦風雅以導志兮蘊六籍於胸襟敦儒墨之大教兮  
崇逸民之遠心播仁聲於終古兮流不朽之徽音進不  
求於聞達兮退不營於榮利泛若不繫之舟兮湛若不  
用之器不潔其身兮不屑於位不拘小節兮不求曲備  
資靈運以託己兮任性命之遭隨既聽天而委化兮無  
形志之兩疲除紛競而靖默兮守沖寂以無爲寄後賢  
以籍賞兮寧怨時之弗知亂曰稟元承命人最靈兮天  
壽否泰本天成兮體源究道歸聖哲兮隨化委遇能達  
節兮顯親揚名德之上兮保家全身亦厚量兮趣世浮  
動違性命兮鑒始究終同水鏡兮志願不合思遠遊兮

陵虛騁志從所求兮周歷四極騰人表兮形勞志沮未  
衷道兮反我遊駕養慈親兮躬耕練藝齊至人兮固又  
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巧巧佞佞讒言興兮營營習  
習似青蠅兮以白爲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蠱毒何厚兮  
巧佞巧佞一何工矣司閒司忿言必從矣朋黨噂沓自  
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墉矣成人之美君子貴焉攻人  
之惡君子恥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予實無罪騁汝詭  
言番番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說  
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矣泛泛遊鳧弗制弗拘行  
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予小人未明茲理毀與行俱言與

覺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己彼諂諛  
兮人之蠹兮刺促昔粟罔顧恥辱以求媚兮邪干側入  
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夕  
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曲事親要正路  
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實  
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蘧蔭戚施邪媚是欽旣詭且妬  
以逞其心是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末如之何習  
習宰詬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異世  
同力江克趙高甘言似直豎刁上官擅生羽翼乃如之  
人僭爽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爾中下其親其昵

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  
焉若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覆車之鑒近可信矣言旣  
備矣事旣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肅宗卽位除尚書  
考功郎奏諸秀孝中第者聽敎自固始大軍征硤石勅  
爲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中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  
與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  
城軍罷太傅清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  
郎中令尋加寧遠將軍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屑近小人  
固上疏切諫并面陳往代諸王賢愚之分以感動悅悅  
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爲舉得其人熙平二年除洛陽令

將軍如故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病杖而能起  
練禫之後猶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  
黨親族咸歎服焉神龜末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  
中郎屬懌被害元乂秉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吏  
寮莫不慮禍隱避不出素爲懌所厚者彌不自安固以  
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  
聞而歎曰雖樂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  
王悅爲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撻撻固以前爲元  
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傳悅辟固爲從事中郎  
不就正光二年京兆王繼爲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

中郎加鎮遠將軍府解除前軍將軍鎮遠如故又典科揚州勲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勲更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四年九月卒時年五十七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彊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歿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爲其棺歛焉初固著緒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勅諸子一遵先制固有三子

長休之武定末黃門郎

休之弟詮之字子衡少著才名辟司徒行參軍早爲門

生所害時人悼惜之

賈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也世父元壽高祖時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釋褐奉朝請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侍郎頗爲高祖所知常從征伐及世宗卽位以時從之勤轉輔國將軍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爲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爲後殿澄以思伯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後爲河內太守不拜尋除鴻臚少卿以母憂免服闋徵爲滎陽太守有政績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

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授業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尋以父憂免後除征虜將軍光祿少卿仍拜左將軍兖州刺史肅宗時徵爲給事黃門侍郎因請拜掃還鄉里未拜以風聞免尋除右將軍涼州刺史思伯以州邊遠不樂外出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舍人徐紇言之得改授太尉長史又除安東將軍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爲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于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



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殷夏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醜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卽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

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爲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

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  
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爲一代制作者則所願  
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  
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立  
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  
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  
此論非爲無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  
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  
總章右个卽立堂左个立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此則  
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按其方圓高

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又遷太常卿兼度支尚書轉正都官時太保崔光疾甚表薦思伯爲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爲侍讀思伯遂入授肅宗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輕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談爲元又所寵論者譏其趨勢孝昌元年卒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貞

子彥始武定中淮陽太守

思伯弟思同字士明少厲志行雅好經史釋褐彭城王國侍郎五遷尚書考功郎青州別駕久之遷鎮遠將軍中散大夫試守滎陽太守尋卽真後除平南將軍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及元顥之亂也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並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開國男邑二百戶除撫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大中正又爲鎮東金紫光祿大夫仍兼黃門尋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遷鄴後除黃門侍郎兼侍中河南慰勞大使仍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爲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又

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興和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諡曰文獻初思同之爲別駕也清河崔光韶先爲治中自恃資地恥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爲思同恨之及光韶之亡遺誠子姪不聽求贈思同遂上表訟光韶操業登時蒙贈諡論者歎尚焉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爲服氏之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十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

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至今未能裁正焉

李叔虎渤海脩人也從祖金世祖神麀中與高允俱被徵位至征南從事中郎叔虎好學博聞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光河間邢巒並相親友轉議郎久之遷太尉從事中郎轉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後兼散騎侍郎太極都將事訖除高陽太守固辭不拜尋除顯武將軍太尉高陽王雍諮議參軍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節行華州事爲吏民所稱永平四年卒年五十四贈

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穆

兄叔竇州舉秀才拜頓丘公國郎中令遷太常丞延昌末叔竇爲弟臺戶及從弟歸伯同沙門法慶反陷破郡縣叔竇當坐遇病死於洛陽獄

子伯胄光祿大夫

叔竇從弟鳳歷尚書郎中國子博士坐弟同京兆王愉逆除名

鳳從子長仁字景安頗有學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累遷平南將軍沛郡太守仍爲彭城太守又從尉元討定南境賜爵延陵男徵拜員外散



騎常侍使於劉準行還以疾除北海內史詔賜醫藥凡在三郡吏民安之尋卒武定中贈安南將軍七兵尚書冀州刺史男如故

長仁從弟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安冊祭燕宣王廟還除尚書儀曹郎賜爵菑縣男稍遷建興太守卒

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槩博涉羣書初襲爵爲徐州平東府功曹參軍遷冀州治中有勤績久之拜散騎侍郎加寧朔將軍尋轉中書侍郎出爲青州太傅開府諮議參軍行北徐州事本將軍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引爲開

府諮議參軍加征東將軍興和二年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三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曰文簡以子子貞預義之勤也

子貞歷司空長史武邑太守司徒右長史陽平太守入爲吏部郎中出爲驃騎將軍兗州刺史坐貪汙賜死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淵人也祖綽陽平太守恃慶有幹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爲鄉閭所稱相州刺史李安世並表薦之太和中除奉朝請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高祖遂並拜焉稍遷尚書儀曹郎轉左民郎行潁川郡出爲華州安定王征虜府長史尋以母憂

去職仍轉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恃慶每進苦言年四十八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諡曰襄

子祖璧給事中

恃慶弟仲信亦好學爲太尉參軍稍遷奉車都尉開府掾章武王融之討葛榮也仲信爲其都督府長史融敗歿仲信遂亦免棄

仲信弟思略字叔約有識尚冀州安東府騎軍參軍子祖遺武定末太學博士

思略弟思令字季儁初爲廣陽王司空參軍轉司空城局參軍司徒記室威遠將軍尚書左民郎轉右民時天

下多事思令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唯祀與戎戎之  
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必別民取治不等五霸不必異  
兵各能剋定有湯武之賢猶須伊望之佐堯舜之聖尚  
有稷契之輔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也三河  
方爲戰地何者動之甚易靖之至難竊以比年以來將  
帥多是寵貴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故義託附貴戚子弟  
未經戎役至於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便以攻  
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  
羸弱在前以當銳彊壯居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進  
止不集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

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  
將又怖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未滿重爵屢加  
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帑藏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  
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損耗荼毒無聊主歎臣哀何心  
寢食臣雖位微竊不遑舍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節義率  
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輕求下  
所重點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徒簡卒練兵習武甲密弩  
彊弓調矢勁謀夫旣設辯士先陳曉以安危示其禍福  
如其不悛以我義順之師討茲悖逆之豎豈異厲蕭斧  
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

以愚短昧死陳誠尋拜假節征虜將軍陽平太守又割冀州之平清河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原以爲南冀州仍以思合爲左將軍南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都督時葛榮遣其清河太守據季虎高唐城以招叛民思合乃命麾下并率鄉曲潛軍夜往出其不意遂大破之徐乃收衆南還又詔思合并領冀州流民及葛榮滅還鎮平原後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三年三月卒時年五十一贈驃騎將軍定州刺史侍慶從叔景略起家中書博士太和中尚書郎本郡中正出爲齊州魏郡平原二郡太守卒

景略弟雄字仲略容貌偉異以軍功爲給事中高祖曾對羣臣云路仲略好尚書郎才僕射李冲云其人宜爲武職遂停轉太尉咸陽王錄事參軍遷伏波將軍奉車都尉卒贈頓丘太守

景略從祖弟法常幼而修立爲郡功曹早卒儀同李神儁與之有舊每云諸路前輩中有路法常足爲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天下事誠難知也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太和中舉秀才爲奉朝請拜祕書郎又兼員外散騎侍郎副中書侍郎宋弁使於蕭蹟還除尚書二千石郎

中濟州中正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  
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後除濟北太守轉平原太守以  
清嚴稱時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平原界在河北  
與愉接境愉乃遣人說亮啖以榮利亮卽斬其使人發  
兵防捍愉怒遣其大將張靈和率衆攻亮亮督厲兵民  
喻以逆順出城拒擊大破之尋遭憂解任服終除左將  
軍汲郡太守遷前將軍東荊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  
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  
子超爲奉朝請議者稱之轉平東將軍滄州刺史入爲  
光祿大夫加安東將軍永安二年卒年七十一贈撫軍



將軍齊州刺史

子柬字元約卒於光祿大夫

亮弟詮字鳳舉尚書郎本州中正卒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詮弟悅字季欣解褐廣平王懷國常侍轉青州平東府中兵參軍加宣威將軍遷高陽太守轉廣川太守加鎮遠將軍普泰中濟州刺史張瓊表所部置南清河郡仍請悅爲太守朝廷從之凡歷三郡民吏安之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和二年卒年七十贈征東將軍濟州刺

史

長子超字伯穎武定末司徒錄事參軍濟州大中正  
超弟昭淮州驃騎大將軍府長史

曹世表字景昇東魏郡魏人也魏大司馬休九世孫祖  
謨父慶並有學名世表少喪父舉止有禮度性雅正工  
尺牘涉獵羣書太和二十三年尚書僕射任城王澄奏  
世表爲國子助教頗失意後轉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  
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等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  
達每稱美之遇患歸鄉永平中除兗州左將軍府司馬  
非其所願復以病解延昌中除清河太守治官省約百  
姓安之正光中拜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將軍京兆

王繼西征以爲從事中郎攝中水兵事自當煩劇論者皆稱其能還都拜司空長史孝昌中青齊頻年反亂詔世表持節慰喻還都轉尚書右丞後加征虜將軍出行豫州刺史值蕭衍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州民劉獲鄭辯反於州界爲之內應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爲州以世表爲東南道行臺率元安平元顯伯皇甫鄧林等討之於時賊衆彊斷小殷關驛使不通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咸欲保城自固世表時患背腫乃輿病出外呼統軍是云寶謂之曰湛僧珍所以敢深入爲寇者以獲辯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向有驛至知劉

獲移軍欲迎僧珍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  
獲破則僧珍自走東南清服卿之功也乃簡選兵馬付  
實討之促令發軍自暮出城北曉兵合賊不意官軍卒  
至一戰破獲諸賊悉平湛僧珍退走唯鄭辯與子恭親  
舊亡匿子恭所世表召諸將吏衆責子恭收辯斬之傳  
首京師勅遣中使宣旨慰諭賜馬二匹衣服被褥復以  
世表行豫州事行臺如故還朝加左將軍兼尚書東道  
行臺公河分立鎮戍以備葛榮行達青州遇患卒時年  
五十四永熙中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虬中書侍郎永基

性通率輕財好施爲冀州鎮東府法曹行參軍遷威烈將軍揚州曲陽戍主轉西碇石戍主治陳留南梁二郡事頗有威惠轉揚州車騎府主簿累遷虎賁中郎將直寢前將軍出爲持節平北將軍冀州防城都督長樂太守于時葛榮攻信都長圍遏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戮力晝夜防拒外無軍援內乏糧儲從春至冬力窮乃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鎮東將軍東徐州刺史時蕭衍將曹世宗馬洪武等率衆來寇永基出討破之永熙中爲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尋加衛

大將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爲吏民所樂代還京師元象初卒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都督冀瀛洲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長子子禮州主簿

子禮弟子智武定中太尉士曹參軍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祖霸真君末南叛投劉義隆遂居青州之樂陵元旭頗涉子史開解几案起家清河王國常侍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頻使高麗除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瑩泰山羊深西平源子恭並以才用見

留尋加鎮遠將軍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寶夤啓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於是肅宗大怒召問所由錄令以下皆推罪於元旭元旭入見於御座前屈指校計寶夤兵糧乃踰一年事乃得釋除通直散騎常侍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尚書左丞光祿大夫後轉司農少卿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旣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廷分汲郡河內二界挾河之地以立義州安置關西歸款之戶除元旭使持節驃騎將軍義州刺史武定三年夏卒於州年六十七贈本將軍幽州刺史

子敬道武定中司徒長流參軍

史臣曰陽尼學義之迹世不乏人固遠氣正情文學兼致賈思伯門有舊業經明行修唯兄及弟並標儒素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采詞涉亦當年之俊民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從宦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魏書卷七十二

魏書卷七十二考證

陽尼傳兆先見於喬奴○奴應作似臣人龍按左傳文

十年楚范巫喬似注喬似人名范邑之巫也

朱元旭傳於時朝廷分汲郡河內二界挾河之地以立

義州○臣人龍按本書地形志義州興和二年置寄

治汲郡陳城當卽其事也挾河卽夾河古字通北史

作扶風誤

魏書卷七十二考證

魏書卷七十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十一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奚康生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世爲部落大人祖直平遠將軍柔立鎮將入爲鎮北大將軍內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父普憐不仕而卒太和十一年蠕蠕頻來寇邊柔立鎮都將李玨討擊之康生性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爲當時所服從玨爲前驅軍主頻戰陷陳壯氣有聞由是爲宗子隊

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蕭鸞遣將率衆據  
渚邀斷津路高祖勅曰能破中渚賊者以爲直閤將軍  
康生時爲軍主謂友人曰如其剋也得暢名績脫若不  
捷命也在天丈夫今日何爲不決遂便應募縛筏積柴  
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  
甚衆乃假康生直閤將軍後以勳除中堅將軍太子三  
校西臺直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爲軍主從章  
武王彬討之胡遣精騎一千邀路斷截康生率五百人  
拒戰破之追至石羊城斬首三十級彬甲卒七千與胡  
對戰分爲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遷爲統軍率精

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爲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  
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胡遂奔北辛支輕騎退走  
去康生百餘步彎弓射之應弦而死因俘其牛羊駝馬  
以萬數蕭鸞置義陽

關字

招誘邊民康生復爲統軍從王

肅討之進圍其城鸞將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  
令康生射之以彊弓大箭望樓射窻扉開卽入應箭而  
斃彼民見箭皆云狂弩以殺伏護賞帛一千匹又頻戰  
再退其軍賞三階帛五百匹蕭寶卷將裴叔業率衆圍  
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等四軍往援之後遣都  
督廣陵侯元衍並皆敗退時刺史孟表頻啓告高祖勅

肅遣康生馳往赴援一戰大破之賞二階帛一千匹及  
壽春來降也遣康生領羽林一千人給龍廐馬兩匹馳  
赴壽春既入其城命集城內舊老宣詔撫賚俄而蕭寶  
卷將桓和頓軍梁城陳伯之據碓石民心駭動頗有異  
謀康生乃防禦內外音信不通固城一月援軍乃至康  
生出擊桓和伯之等二軍並破走之拔梁城合肥洛口  
三戍以功遷征虜將軍封安武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  
出爲南青州刺史後蕭衍郁洲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  
率將出討破之生擒濟賞帛千匹時蕭衍聞康生能引  
彊弓力至十餘石故特作大弓兩張送與康生康生得

弓便會集文武乃用平射猶有餘力其弓長八尺把中圍尺二寸箭麤殆如今之長笛觀者以爲希世絕倫弓卽表送置之武庫又蕭衍遣將宋黑率衆寇擾彭城時康生遭母憂詔起爲別將持節假平南將軍領南青州諸軍擊走之後衍復遣都督臨川王蕭宏副將張惠紹勒甲十萬規寇徐州又假宋黑徐州刺史領衆二萬水陸俱進徑圍高塚戍詔授康生武衛將軍持節假平南將軍爲別將領羽林三千人騎步甲士隨便割配康生一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匹賜驂騮御胡馬一匹出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仍



本將軍以輒用官炭瓦爲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旨復之蕭衍直閣將軍徐玄明戍於郁州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內附詔遣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槩一張并棗奈果面勅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之間郁州復叛時揚州別駕裴絢謀反除康生平東將軍爲別將領羽林四千討之會事平不行遭父憂起爲平西將軍西中郎將是歲大舉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領步騎三萬邪趣綿竹至隴右世宗崩班師除衛尉卿出爲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

疾巫以爲虎豹之祟徵拜光祿卿領右衛將軍與元義同謀廢靈太后遷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與于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卽元義妹夫也義以其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內時或迭出義以康生子難爲千牛備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義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三月肅宗朝靈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生乃爲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領首爲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携肅宗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

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羣臣莫敢應靈太后自起援肅宗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於後近侍皆唱萬歲肅宗引前入閣左右競相排閣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肅宗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爲父所執鑊於門下至曉義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尙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處絞刑又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恕死從流難哭拜辭父康生忻子免死又亦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反死汝何爲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昏闇行刑人注刀

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稟又意旨過至苦痛嘗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就市絞刑康生久爲將及臨州尹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數捨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五十四

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子壻得停百日竟徙安州後尙書盧同爲行臺又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佛圖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爲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稱然竟及禍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又追封壽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子剛襲武定中青州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剛弟定國襲康生安武縣開國男

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跳走如飛然側出不爲其宗親顧待頗有飢寒之切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高祖自代將南伐令尙書李沖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沖弗許大眼曰尙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沖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爲統軍從高祖

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陳莫不勇冠六軍  
世宗初裴叔業以壽春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先  
入以功封安成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直閣將軍尋  
加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出爲征虜將軍東荊州刺史時  
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爲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  
大眼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於攻陳遊獵之  
際大眼令妻潘戎裝或齊鑣戰場或並驅林壑及至還  
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時拈之謂人曰此潘  
將軍也蕭衍遣其前江州刺史王茂先率衆數萬次于  
樊雍招誘蠻夏規立宛州又令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

狼軍主曹仲宗等領衆二萬偷據河南城世宗以大眼  
爲武衛將軍假平南將軍持節都督統軍曹敬邴虬樊  
魯等諸軍討茂先等大破之斬衍輔國將軍王花龍驤  
將軍申天化俘馘七千有餘衍又遣其舅張惠紹總率  
衆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爲別將與都督邢  
巒討破之遂乘勝長驅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  
城東守淮橋東西二道屬水汎長大眼所縮統軍劉神  
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  
坐徙爲營州兵永平中世宗追其前勳起爲試守中山  
內史時高肇征蜀世宗慮蕭衍侵軼徐揚乃徵大眼爲

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隸都督元遙過  
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臺省間  
巷觀者如市大眼次譙南世宗崩時蕭衍遣將康絢於  
浮山過淮規浸壽春詔加大眼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荆  
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夤俱征淮堰不能剋遂於堰上  
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竦  
擐甲折旋見稱當世撫巡士卒呼爲兒子及見傷痍爲  
之流泣自爲將帥恆身先兵士衝突堅陳出入不疑當  
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前後所遣督將軍未渡江預皆  
畏懼傳言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



至無不卽止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  
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  
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  
推其驍果皆以爲關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怒  
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爲性移所致又以  
本將軍出爲荊州刺史常縛蒿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  
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  
北涪郡嘗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  
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  
之虎尙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在州二年而卒大眼

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甌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氣幹咸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行及爲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言之於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甌生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謂甌生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甌生深以爲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二更甌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之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射之甌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

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荆人畏餽生等驍勇不敢苦追奔於襄陽遂歸蕭衍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有氣力少以勇壯聞仕蕭贖爲緣淮遊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國高祖深嘉之常爲統帥膽氣絕人兼有謀略所在征討咸立戰功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荊州土險蠻左爲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莫不摧殄由是穰土帖然無敢爲患永平中轉後將軍幽州刺史蕭衍遣其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峽石詔延伯爲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

延伯與別將伊奚生挾淮爲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  
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  
爲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旣斷祖悅等  
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衍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  
見俘虜於軍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  
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延伯等太后曰卿等  
志尙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峽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  
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豫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算各  
出一圖以爲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  
下往無不剋延伯曰臣今輒難大眼旣對聖顏荅旨宜

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愍水兵之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往無不獲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勅如請二年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在州貪污聞於遠近還爲金紫光祿大夫出爲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西將軍賜驂騮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建淮橋之勲封當利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尋增邑一百戶改封新豐進爵爲子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爲天生所擒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爲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與行臺蕭寶夤討之

寶夤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寶夤日集督將論討賊方略延伯每云賊新制勝難與爭鋒寶夤正色責之曰君荷國寵靈總戎出討便是安危所繫每云賊不可討以示怯懦損威挫氣乃君之罪延伯明晨詣寶夤自謝仍云今當仰爲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渡黑水列陳西進以向賊營寶夤率衆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惰之徐而還退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夤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衆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

盡徐乃自渡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寅大悅謂官屬曰  
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寅曰  
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寅爲  
後拒天生悉衆來戰延伯申令將士身先士卒陷其前  
鋒於是勇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於小隴  
秦賊勁彊諸將所憚朝廷初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  
定之果能剋敵授右衛將軍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  
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瓮生數將等皆以元志前  
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  
延伯旣破秦賊乃與寶寅率衆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

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虜奴畏爲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爲鑱柱教習彊兵負而趨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夤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陳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寶夤歛軍



退保涇州延伯修繕器械募驍勇復從涇州西進去  
賊彭阮谷柵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報寶寅獨出  
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逃遁見兵人採掠  
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爲賊所害  
士卒死者萬餘人延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  
爲諸將之冠延伯未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  
死朝野歎懼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  
刺史諡曰武烈又有王足者驍果多策略隸邢巒伐蜀  
所在剋捷詔行益州刺史遂圍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復  
以羊祉爲益州足聞而引退後遂奔蕭衍次有王神念

足之流也後自潁川太守奔江南又冀州李叔仁叔仁弟龍瓌以勇壯爲將統叔仁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陳郡開國公後爲梁州刺史歿於關西龍瓌正光中北征戰死白道其平州刺史王買奴南秦州刺史曹敬南兗州刺史樊魯益州刺史郟虬玄州刺史邢豹及屈祖嚴思達呂叵崔襲柴慶宗宗正珍孫盧祖遷高智方俱爲將帥並有攻討之名而事迹不存無以編錄然未若康生大眼延伯尤著也

史臣曰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爲國之所繫也康生等俱以熊虎之姿奮

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也

魏書卷七十三

魏書卷七十三考證

崔延伯傳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奪監本譌作奮今改

正

魏書卷七十三考證

魏書卷七十四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十二

爾朱榮

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其先居於爾朱川因爲氏  
焉常領部落世爲酋帥高祖羽健登國初爲領民酋長  
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從駕平晉陽定中山論功拜散  
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爲世業太  
祖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世奉  
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旣在剗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墾更

遷遠地太祖許之所居之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  
甘泉焉至今名狗舐泉羽健世祖時卒曾祖鬱德祖代  
勤繼爲領民酋長代勤世祖敬哀皇后之舅以外親兼  
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民  
射獸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旣過誤  
何忍加罪部內聞之咸感其意高宗末假寧南將軍除  
肆州刺史高祖賜爵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匹以  
爲常年九十一卒賜帛五百匹布二百匹贈鎮南將軍  
并州刺史諡曰莊孝莊初榮有翼戴之勳追贈太師司  
徒公錄尚書事父新興太和中繼爲酋長家世豪擅財

貨豐羸曾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遊於馬前新興  
異之謂曰爾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之後日覺滋  
盛牛羊駝馬色別爲羣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討輒獻  
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高祖嘉之除右將軍光祿大  
夫及遷洛後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人朝諸王公  
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轉散騎常侍平  
北將軍秀容第一領民酋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  
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肅宗世以年老啓求傳爵  
於榮朝廷許之正光中卒年七十四贈散騎常侍平北  
將軍恒州刺史諡曰簡孝莊初贈假黃鉞侍中太師相



國西河郡王榮絜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  
獵每設圍誓衆便爲軍陳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  
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  
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遊池上忽聞簫鼓之音新  
興謂榮曰古老相傳凡聞此聲皆至公輔吾今年已衰  
暮當爲汝耳汝其勉之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正  
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給其衣馬蠕蠕主  
阿那瓌寇掠北鄙詔假榮節冠軍將軍別將隸都督李  
崇北征榮率其新部四千人追擊度磧不及而還秀容  
內附胡民乞扶莫于破郡殺太守南秀容牧子萬子乞

真反叛殺太僕卿陸延并州牧子素和婆喻嶮作逆榮並前後討平之遷直閭將軍冠軍將軍仍別將內附叛胡乞步落堅胡劉阿如等作亂瓜肆勅勤北列步若反於沃陽榮並滅之以功封安平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勅勤解律洛陽作逆桑乾西與費也頭牧子迭相掎角榮率騎破洛陽於深井逐牧子於河西進號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假安北將軍爲北道都督尋除武衛將軍俄加使持節安北將軍都督恒朔討虜諸軍假撫軍將軍進封博陵郡公增邑五百戶其梁郡前爵聽賜第二子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畏

惡之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  
執慶賓於秀容自是榮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也  
尋除鎮北將軍鮮于修禮之反也榮表東討復進號征  
東將軍右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都督并肆汾廣恒雲六  
州諸軍事進爲大都督加金紫光祿大夫時杜洛周陷  
中山於時車駕聲將北討以榮爲左軍不行及葛榮吞  
洛周凶勢轉盛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遣騎三千東援  
相州肅宗不許又遷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尋進位儀  
同三司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口以  
防之復上書曰臣前以二州頻反大軍喪敗河北無援

實慮南侵故令精騎三千出援相州京師影響斷其南  
望賊聞此衆當亦息圖使還奉勅云念生梟勦寶寅受  
擒醜奴明達並送誠款三輔告謚關隴載寧費穆虎旅  
大翦妖蠻兩絳狂蜀漸已稽顙又承北海王顥率衆二  
萬出鎮相州北海皇孫名位崇重鎮撫鄴城實副羣望  
惟願廣其配衣及機早遣今關西雖平兵未可役山南  
隣賊理無發召王師雖衆頻被摧北人情危怯實謂難  
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如臣愚量蠕蠕主阿那瓌  
荷國厚恩未應忘報求乞一使慰諭那瓌卽遣發兵東  
引直趣下口揚威振武以躡其背北海之軍鎮撫相部

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  
北隘口以西分防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周威恩  
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於是榮遂嚴勒部曲廣召義  
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尋屬肅宗崩事出倉卒榮聞之  
大怒謂鄭儼徐紇爲之與元天穆等密議稱兵入匡朝  
廷討定之乃抗表曰伏承大行皇帝背棄萬方奉諱號  
踴五內摧剝仰尋詔旨實用驚惋今海內草草異口一  
言皆云大行皇帝鳩毒致禍臣等外聽訟言內自追測  
去月二十五日聖體康愈至於二十六日奄忽昇遐卽  
事觀望實有所惑且天子寢疾侍臣不離左右親貴名

醫瞻仰患狀面奉音旨親承顧託豈容不豫初不召醫  
崩棄曾無親奉欲使天下不爲恠愕四海不爲喪氣豈  
可得乎復皇后女生稱爲儲兩疑惑朝野虛行慶宥宗  
廟之靈見欺兆民之望已失使七百危於累卵社稷墜  
於一朝方選君嬰孩之中寄治乳抱之日使姦豎專朝  
賊臣亂紀惟欲指影以行權假形而弄詔此則掩眼捕  
雀塞耳盜鍾今秦隴塵飛趙魏霧合寶貨醜奴勢逼幽  
雍葛榮就德憑陵河海楚兵吳卒密邇在郊古人有言  
邦之不臧隣之福也一旦聞此誰不闕闕竊惟大行皇  
帝聖德馭宇繼體正君猶邊烽迭舉妖寇不滅況今從

佞臣之計隨親戚之談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欲使海內安又愚臣所未聞也伏願留聖善之慈回須臾之慮照臣忠誠錄臣至款聽臣赴闕預參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旅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召宗親推其年德聲副遐邇改承寶祚則四海更蘇百姓幸甚於是遂勒所統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爲大都督將於大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

疑所立乃以銅鑄高祖及咸陽王禧等六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爲主惟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來奉迎帝與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於高渚潛渡以赴之榮軍將士咸稱萬歲於時武泰元年四月九日也十一日榮奉帝爲主詔以榮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兼尙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食邑二萬戶十二日百官皆朝於行宮十三日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說乃引迎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朝士旣集列騎圍遶責天下喪亂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緣此等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縱兵亂害王公卿士



皆斂手就戮死者千三百餘人皇弟皇兄並亦見害靈  
太后少主其日暴崩榮遂有大志令御史趙元則造禪  
文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至夜四更中復奉帝南還營  
幕帝憂憤無計乃令人喻旨於榮曰帝王迭襲盛衰無  
常既屬屯運四方瓦解將軍杖義而起前無橫陳此乃  
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規存性命帝王重位豈敢妄  
希直是將軍見逼權順所請耳今璽運已移天命有在  
宜時卽尊號將軍必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任更擇  
親賢共相輔戴榮既有異圖遂鑄金爲己像數四不成  
時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爲榮所信言天時人事必不

可爾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悟遂便愧悔於是獻武王榮外兵參軍司馬子如等切諫陳不可之理榮曰愆誤若是惟當以死謝朝廷今日安危之機計將何出獻武王等曰未若還奉長樂以安天下於是還奉莊帝十四日輿駕入宮于時或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駭震京邑士子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曰臣世荷蕃寄征討累年奉忠王室志存效死直以太后淫亂孝明暴崩遂率義兵扶立社稷陛下登祚之始人情未安大兵交際難可齊一諸王朝貴橫死者衆臣今

粉軀不足塞往責以謝亡者然追榮褒德謂之不朽乞  
降天慈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  
三司其位班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  
已下及白民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卽授封爵均  
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曰覽表不  
勝鯁塞朕德行無感致滋酷濫尋繹往事實切於懷可  
如所表自茲已後贈終叨濫庸人賤品動至大官爲識  
者所不貴武定中齊文襄王始革其失追褒有典焉榮  
啓帝遣使循城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  
來歸闕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尙書

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治  
經綸王道以爲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七月詔曰乾坤統  
物星象贊其功皇王御運股肱匡其業是以周道中缺  
齊晉立濟世之忠殷祚或虧彭韋振救時之節自前朝  
失御厄運荐臻太原王榮爰戴朕躬推臨萬國勳踰伊  
霍功格二儀王室不壞伊人是賴可柱國大將軍兼錄  
尚書事餘如故時葛榮將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  
李神軌閉門自守賊鋒已過汲郡所在村塢悉被殘略  
榮啓求討之九月乃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  
東出滏口葛榮爲賊旣久橫行河北時衆寡非敵議者

謂無制賊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便縛取葛榮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神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於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騰逐也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旣衆若卽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普告勒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

悅登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  
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用新  
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  
曰功格天地錫命之位必崇道濟生民褒賞之名宜大  
是以有莘贊亳不次之號爰歸渭叟翼周殊世之班載  
集況導源積石襲構崑山門踵英猷弼成鴻業抗高天  
之摧柱振厚地之絕維德冠五侯勳高九伯者哉太原  
王榮代荷蕃寵世載忠烈入匡頽運出勦元兇使積年  
之霧倏焉滌蕩數載之塵一朝清謐燕恒旣秦趙魏還  
蘇比績況功古今莫二若不式稽舊典增是禮數將何

以昭德報功遠明國範可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  
事增邑一萬戶通前三萬餘官悉如故初榮之將討葛  
榮也軍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  
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既  
而並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破賊之後卽命立碑於其  
所號雙兔碑榮將戰之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干牛刀而  
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我是道武皇帝汝何敢違葛  
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旣寤而喜自知必勝又詔曰  
我皇魏道契神元德光靈範源先二象化穆五才三歷  
與日月惟休金鼎共乾坤俱永而正光之末皇運時屯

百揆咸亂九宮失叙朝野撫膺士女嗟怨遂使四海土  
崩九區瓦解逆賊杜周虐劉燕代妖寇葛榮假噬魏趙  
常山易水戎鼓夜驚冰井叢臺胡塵晝合朔南久已丘  
墟河北殆成灰燼宗廟懷匪安之慮社稷急不測之憂  
大丞相太原王榮道鏡域中德光區外神昭藏往思實  
知來義踵先勳忠資曩烈遂能大建義謀收集忠勇熊  
羆競逐虎豹爭先軒翥南溟搏風北極氣震林原勢動  
山岳弔民伐罪殲此鯨鯢戮卒多於長平積器高於熊  
耳秦晉聞聲而喪膽齊莒側聽而讙息中興之業是乎  
再隆太平之基茲焉更始雖復伊霍宣翼之功桓文崇



贊之道何足以髣髴鴻蹤比勳盛烈道格普天仁沾率土振古以來未有其比若不廣錫山河大開土宇何以表大義之崇高標盛德之廣遠可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等七郡各萬戶通前滿十萬戶爲太原國邑又進位太師餘如故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蕭衍衍乃立爲魏主資以兵將時邢杲寇亂三齊與顥應接朝廷以顥孤弱不以爲慮永安三年春詔大將軍元穆先平齊地然後回師征顥顥以大軍未還乘虛征進旣陷梁國鼓行而西滎陽虎牢並皆不守五月車駕

出幸河北事出不虞天下改望榮聞之卽時馳傳朝行宮於上黨之長子行其部分輿駕於是南轅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馬大集資糧器仗繼踵而至天穆旣平邢杲亦渡河以會車駕顥都督宗正珍孫河內太守元襲固守不降榮攻而剋之斬珍孫元襲以徇帝幸河內城榮與顥相持於河上顥令都督安豐王延明緣河據守榮旣未有舟船不得卽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高道穆等並謂大軍若還失天下之望固執以爲不可語在侃等傳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榮乃令都督爾朱兆等率精騎夜濟登岸奮擊顥子

領軍將軍冠受率馬步五千拒戰兆大破之臨陳擒冠  
受延明聞冠受見擒遂自逃散顥便率麾下南奔事在  
其傳車駕渡河入居華林園詔曰周武奉時藉十亂以  
纂曆漢祖先天資三傑以除暴理民濟治斯道未爽使  
持節柱國大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蘊伏風煙抱含日  
月總竒正以成術兼文武而爲資昔處亂朝韜光戢翼  
秣馬冀北厲兵晉陽佇龍顏而振腕想日角以歎息忠  
勇奮發虎士如林義功始立所向風靡故能芟夷羣惡  
振此頽綱俾朕寡昧獲承鴻緒雖大位克正而衆盜未  
息葛榮跋扈仍亂中原建旗伐罪授首殲馘元顥凶頑

構成巨釁阻弄吳楚虧汙宗社朕徙御北徂劬勞鞍甲  
王聞難星奔一舉大定下洽民和上匡王室鴻勳巨績  
書契所未紀飲至策勳事絕於比況非常之功必有非  
常之賞可天柱大將軍此官雖訪古無聞今員未有太  
祖已前增置此號式遵典故用錫殊禮又宜開土字可  
增封十萬通前二十萬加前後部羽葆鼓吹餘如故榮  
尋還晉陽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  
督侯淵討斬之時賊帥万俟醜奴蕭寶夤擁衆幽涇兇  
勢日盛榮遣其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  
岳侯莫陳悅等總衆入關討之天光旣至雍州以衆少

不敵逡巡未集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  
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之擒醜奴寶寅  
並檻車送闕天光又擒王慶雲万俟道樂關西悉平於  
是天下大難便以盡矣榮性好獵不舍寒暑至於列圍  
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阻險不得回避虎豹逸圍者坐死  
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勳濟天下  
四方無事惟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  
犯和氣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  
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  
妄自署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開

拓境土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勳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污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回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渡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勳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榮身雖居外恒遙制朝廷廣布親戚列爲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或有僥倖求官者皆詣榮承候得其啓請無不遂之曾關補定州曲陽縣令吏部尙書李神儁以階懸不

奉別更擬人榮聞大怒卽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茂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榮曾啓北人爲河南諸州莊帝未許天穆入見面啓曰天柱既有大功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啓數人爲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此事復何足論榮聞所啓不允大爲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莊帝外迫於榮恒怏怏不悅兼懲榮河陰之事恐終難保又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欲擅威權懼榮害之復相閒構日月滋甚

於是莊帝密有圖榮之意三年九月榮啓將入朝朝士  
慮其有變莊帝又畏惡之榮從弟世隆與榮書勸其不  
來榮妻北鄉郡長公主亦勸不行榮並不從帝既圖榮  
榮至入見卽欲害之以天穆在并恐爲後患故隱忍未  
發榮之入洛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卽具奏帝曰外  
人告云亦言王欲害我我豈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  
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及天穆至帝  
伏兵於明光殿東廊引榮及榮長子菩提天穆等俱入  
坐定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而至榮窘迫  
起投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



穆善提同時俱死榮時年三十八於是內外喜叫聲滿京城既而大赦前廢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曰故使持節侍中都督河北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大丞相太師領左右兼錄尚書北道大行臺太原王榮功濟區夏誠貫幽明天不憖遺奄從物化追終褒績列代通謨紀德銘勳前王令範可贈假黃鉞相國錄尚書事司州牧使持節侍中將軍王如故又詔曰故假黃鉞持節侍中相國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司州牧太原王榮惟岳降靈應期作輔功侔伊霍德契桓文方籍棟梁永康國命道長運短震悼兼深前已褒贈用彰厥美然

禮數弗窮文物有闕遠近之望猶或未盡宜循舊典更  
加殊錫可追號爲晉王加九錫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劍  
三百人輜輶車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諡曰武詔曰  
武泰之末乾樞中圯丕基寶命有若綴旒晉王榮固天  
所縱世秉忠誠一匡邦國再造區夏俾我頽綱於斯復  
振雖勳銘王府德被管絃而從祀之禮於茲尙闕非所  
以酬懋賞於當時騰殊績於不朽宜遵舊典配享高祖  
廟庭

菩提肅宗末拜羽林監尋轉直閣將軍孝莊初以榮翼  
戴之勳超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中書令轉太常卿遷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  
前廢帝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諡曰  
惠

菩提弟義羅孝莊初除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初襲爵梁  
郡公又進爵爲王尋卒贈侍中車騎將軍司空公雍州  
刺史

義羅弟文殊建義初封平昌郡開國公進爵爲王孝靜  
初轉襲榮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年九歲

文殊弟文暢初封昌樂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以榮破  
葛賊之勳進爵爲王增邑千戶超授散騎常侍撫軍將

軍後除肆州刺史仍本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定三年春坐與前東郡太守任曹等謀反伏誅時年十八

文暢弟文略襲爵梁郡王武定末撫軍將軍光祿大夫史臣曰太祖撫運乘時奄開王業世祖以武功一海內高祖以文德革天下世宗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沖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義權重握賞罰之柄擅生殺之威榮悴在親疎貴賤由離合附會者結之以子女進趨者要之以金帛且佞諛用事功勤不賞居官肆其聚斂乘勢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羣飛之漸矣逮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鄭儼手運天機口吐王

制李軌徐紇刺促以求先元略元徽啞呀以競入私利  
畢舉公道盡亡遐邇怨憤天下鼎沸傾覆之徵於此至  
矣爾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衆之用屬肅宗暴崩民怨  
神怒遂有匡頽拯敝之志援主逐惡之圖蓋天啓之也  
於是上下離心文武解體咸企忠義之聲俱聽桓文之  
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翼懿親宗祏有主祀魏配天  
不殞舊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顥戮邢杲翦韓婁醜奴寶  
貨咸梟馬市此諸魁者或據象魏或僭號令人謂秉皇  
符身各謀帝業非徒鼠竊狗盜一城一聚而已苟非榮  
之致力剋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然則

榮之功烈亦已茂乎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  
靈后少帝沉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  
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無姦忍之失修德義之  
風則彭韋伊霍夫何足數至於末迹見猜地逼貽斃斯  
則崩通致說於韓王也

魏書卷七十四

魏書卷七十四考證

爾朱榮傳三歷與日月惟休金鼎共乾坤俱永○三應  
作玉千寶搜神記虞舜耕于歷山得玉歷于河際之  
巖舜知天命在己體道不倦